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87, No. 1623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劉建良大德輸入

釋氏蒙求標題

卷上 摩騰入漢 僧會來吳

慧則石甕 寶意銅壺

僧稠被謗 慧思遭誣

法喜畫馬 保志畫鳥

僧瑜雙桐 邵碩隻履

慧滿息火 植相唾水

敬脫誓筆 賈逸贈紙

明度呼鵠 僧安喚雉

北山二聖 西竺七賢

法聰入定 慧寬坐禪

明瓊轉石 羅竭蹊泉

僧祐集萬 法建誦千

史宗凭埭 抱度負圈

乘師鬚出 碩公齒全

光寵兩途 能秀二祖

信行泣牛 曇猷扣虎

慧持龍門 竺潛蓬戶

抱玉出雲 涉公致雨

曇遵泣師 跋摩化母

陀勒乞油 道罔採乳

僧達白髮 覺明赤鬚

寶瓊法主 神迴論師

靈潤觀燒 智凱誓池

明恭食鹿 道豐噉羆

僧實重瞳 法秀連眉

慧遷白玉 辨相紫芝

智藏踞座 道安登輦

法開才華 曇延機辯

道整出塵 智稱入善

南陽雉鳩 法朗猴犬
道融少誦 知玄幼吟
辨公鶴下 僧範雁臨
普曠曠耳 靜靄割心
慧果掘錢 慧義取金
元曉難敵 智詵可畏
普明見形 慧侃出臂
孝龍八達 法周十智
慧超學士 安玄都尉
智文峯落 法雲華墜
慧成擲筋 道生取匙
惟儼大笑 曇憑雄聲
僧慧二傑 明琰三英
法通多力 道開健行
普化挾木 香公掘坑
曇始足白 羅叉眼青
僧洪鑄像 士行燒經
生融上首 觀肇第一
智順持戒 道房授律
道超□□ 明徹□□
道英臥冰 慧滿坐雪
藏母吞星 玄親夢月
慧隆松寒 朗公霜潔
道常執志 亡名秉節
僧可臂斷 法願齒折
淵度興西 基進北東
彌天辨鼎 法安獲鐘
超達伏艸 難陀變笏
法願律虎 慧榮義龍
法進施體 僧富劃脣
卷下琳祐會郊 可育面壁
法開善醫 曇遷妙易
僧淵架橋 隱峯擲錫
甯師食荷 僧喜噉石

智巖能軍 慧璡健敵
世高化蟒 明琛變蛇
法持白竹 道懸靈華
童進飲酒 無著啜茶
慧布論義 法汰破邪
德素少達 慧稜幼悟
僧慧渡河 安靜登墓
遂端生蓮 耆域治樹
淨度遊獵 玄風張捕
僧璨三國 道一九州
真表蝦蟆 檀特獮猴
智潤博瞻 曼影風流
僧朗知盜 法通被囚
道生領徒 慧遠結社
主公向驢 永師指馬
僧達□餚 世瑜受菓
法曠去妖 慧安防禍
道光義虎 恭明智囊
靈坦心印 玄暢目光
道傑頭大 溫行眉長
祇難異術 曼鸞仙方
岑公養鼠 道判放羊
寶瓊龍瑞 慧哲象王
明瞻直身 曼顯翹足
法蘭辨灰 慧要刻木
靈藏布衣 法雲錦服
慧約青牛 曼弘金鹿
諦親書鎮 倫母神幡
智炫出國 童壽入關
無竭過嶺 法和登山
諦乘荷葉 相渡波瀾
善伏誠神 慧嵬問鬼
曼籥四飛 法橋百里
慧受青龍 道洪白雉

| | |
|------|------|
| 慧安古杖 | 僧羣靈水 |
| 漫提指客 | 處寂候賓 |
| 慧韶撤被 | 法嚮裂巾 |
| 圖澄洗腸 | 佛調現身 |
| 玄尚入魏 | 帛遠□□ |
| 慧休吟雲 | 道林放鶴 |
| 法相滑稽 | 僧淵言謔 |
| 崇慧登梯 | 通達入鑊 |
| 琳佛鬚生 | 翼像淚落 |
| 東興尚廣 | 西化可知 |

(元本無標題。今為檢尋者準餘蒙求之例標之。元本蠹滅者檢本傳補之。為分元本文。細書之也。元本文字有疑誤者於各條之終註之。又元本以異本校者註本文傍。今悉準校訂疑誤註各條終。此書二百一十有四句。用韻三十有二也。今為便檢尋標於格上。又有叶韻者。於句下註其反切也)。

釋氏蒙求標題(畢)

No. 1623

釋氏蒙求(并序)

上冊

雪水 講學沙門 靈操 撰

余固覽慧皎澄照通慧高僧傳三本總八十卷。披其文覩其事。今古之異聖賢之跡。非周公之才董狐之筆無以能為也。然而義旨縱橫卷軸繁廣。覽之者無強記而有忘。是故集其事類討其異常。以偶對為文聲律為韻。題曰釋氏蒙求焉。後進童孺誦而明其文究其理。思繼古賢之蹤為五教之端者也。時己酉四月望日序。

(廣)

摩騰入漢 僧會來吳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化彼諸國廣有靈應。初與竺法蘭將入漢土。遂感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明日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聞之大悅。即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行至中途果見騰蘭二僧攜經像而來乃同迴洛陽。明帝深加禮接。東土大興教法自騰為始。

康僧會。康居國人也。以赤烏十年達于建鄴設像行教。時吳國初見沙門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國主孫權召會詰問有何靈應。會曰。如來遷跡忽踰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乃請期七日。至二七日無驗。權曰此欺誑耳。欲加其罪。會更請七日。權又特聽。至第七日忽聞銅瓶鏗

然有聲。會往視之果得舍利乃呈權。舉朝集覽騰光五色。權執瓶瀉于銅盤。舍利衝盤盤即破碎。乃以火鍛之置鐵砧礲以擊之。砧礲俱陷舍利無損。權肅然驚起揚聲嗟伏。由此興于塔寺。

慧則石甕 寶意銅壺

慧則。為性奇逸善於言辯。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乃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見兩石形如甕疑是異物。取之果有神水在內。與天下病者飲之皆愈。

寶意者。天竺人。胡云阿那摩抵。來于此土樹下安禪講說經論又善神呪。為宋世祖禮重施以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盜去。意乃取坐席一領空卷呪上。經三夕還見壺在於席上。

僧稠被謗 慧思遭誣

僧稠者。情度淳直孝信知名。徵為大學博士。後乃出家大習禪觀。住鄴西龍山雲門寺。齊文宣帝詔請入京供養欽重非常。後人以事讒稠以倨傲無禮者。帝大怒自來欲殺稠。稠即冥知之謂眾曰。明日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半先備牛輿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獨立道側。至明。帝果然忽至。見稠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污伽藍。在此候爾。帝下馬拜伏悔過。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謗毀。乃躬負稠歸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過。

慧思。幼乃慈和頓悟禪寂。陳光大年中至南嶽值一林泉之所。謂眾曰吾前身曾居於此。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塈僧用器皿。時有異道懷嫉者密告陳主誣思掘破衡山。陳主敕使至山檢察。見兩虎咆憤居思之側。驚懼而退。後乃更進又阻毒蜂。不久誣思之者暴死。陳主乃迎歸京師舉朝禮供。

法喜畫馬 保誌畫鳥

法喜。南海人。形容醜陋神異莫測。居于嶺表。耆老相傳童幼時見。喜年可三百歲矣。在陳時馬靜為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上廳以手指畫地作馬頭以示。靜多武略乃臨郡也。每出行部將甲士數萬多為威猛。人以奏於陳帝。即遣臨汝候來。觀其形勢曰必有逆狀。遂擒而斬之。馬頭之讖踰月乃應。

保誌。初止道林寺修習教法。長擎一錫杖杖頭掛照天剪刀。行化於時大有靈異。齊大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將紙畫一鳥在樹上語曰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一樹上一鳥。鳥竟不去。追騎謂是無人。因而獲免。其鳥與樹如誌所畫之狀。

(紙)

僧瑜雙桐 邵碩隻履

僧瑜幼入釋門。誓欲焚身。以宋孝建中集薪為龕。請僧設齋辭別而入火中。經三日。瑜房內忽生雙桐樹。根枝豐茂。鬱翠非常。遂成連理。道俗異之。號為雙桐沙門

。

邵碩者。始康之人。出入不擇晝夜。俗姓邵。入道之後自稱碩公。言謔於人皆有符讖。後卒於岷山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骸於道路。急繫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三日忽然不見。俄而有人從[郭-卑+((白-日+田)/升)]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曰。與碩脚繫急。右腳繫寬不好。所以致失也。(此中云字當作曰。遇進。疑當作過進)

慧滿息火 植相唾水(數軌切)

慧滿。博通經律。多著文疏。嘗在鄆城行化。時寓居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艸堂忽為火燒。風焰俱盛。滿乃索水噀之。隨便息焉。

植相。節行清苦人皆仰之。寓于巴西興揚教法。行至弘農水側。見垂釣化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擊頭來趣。釣者驚而悔過。便投相出家。

敬脫誓筆(誓。疑當作擔)

賈逸贈紙

敬脫。深通經義大有儀範。時共目之為僧中之傑。隋帝召入內講說羣經。賜大竹扇闊三尺餘。令執用。出入宮中帝或目送之。曰誠為僧傑矣。常學習時每自負擔。以母置於一頭。筆及經書又置一頭。若食時留母樹下入村乞食。其筆管大於臂。長三尺。人有乞書者置大紙。但書一字耳。更欲求大。隨筆而成。曾無修飾鋒彩神異。觀者不厭。

賈逸。未詳何人。隋仁壽初來於安陸。凡言語皆有靈應。後人諸處一日俱見。方悟分身也。時方等寺慧嵩法師。逸見而贈嵩紙五十幅。曰法師由此得解耳。嵩後因官事被禁獄中責問。而答紙盡。事畢獲免。果應其語。

明度呼鵠 僧安喚雉

明度。長誦經為務。居于并州石壁寺。時有鵠巢于屋簷乳養二鵠。度每以粥飯就巢哺之。謂曰。承我經力速得生長。鵠忽飛。墜地俱殞。踰旬日。夢二小兒曰。兒等是二鵠。承上人經力生人間。寺東十里某家為兒。度乃往此家尋問。果[孿-子+孖]生二子。度入視呼曰鵠兒。一時迴頭應諾。歲餘能言。(生長。元本中傍註云。一本作人身。可也)

僧安。不知何人。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講涅槃經。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前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講三券畢。眾咸怪不至。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中領徒至越。忽憶往年雌雉應生在此。經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其家驚怪。引安入設食。安曰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初生時髮如雉尾。既如是。女故。便名雌雉也。安即為述本緣。

(先)

北山二聖 西竺七賢

魏法度。法紹。游學北土綜習三藏。靈跡異事世皆見聞。時居于[山^{*}聶]山栖霞寺。故世號曰北山二聖。

晉有西竺七僧。普通儒釋。辯論適時。故孫綽撰道賢論云。此西竺七賢。比竹林七賢。以法護匹山巨源。法祖比嵇康。竺潛比劉伯倫。于法蘭比阮嗣宗。竺法乘比王濬沖。于道邃比阮咸。支遁比向子期。凡此七賢匹於七僧。皆察其氣槩較道量德。著其論文盛傳于時。

法聰入定 慧寬坐禪

法聰。八歲出家。卓然神操以禪定為道。初至襄陽傘蓋山建習定之室。梁晉安王來襄雍間。聞聰名因造禪室。乃見猛火熾然。良久忽變為水。經停水滅室現。以事相詢乃知入水火定也。居近白馬泉。聰於泉內取白龜就掌謂王曰。此是雄龍。又取五色鯉就手中。復曰此是雌龍。王及部從歎駭以聞高祖。

慧寬。姓楊氏。父母本崇道法不信釋宗。乃生一女名曰信相。後又生一男名慧寬。與姊信相好樂幽寂。年登五歲與信相於靜處坐禪。二親怪問。答曰。佛來為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乃共姊論其佛法。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得二百餘紙。時龍懷寺會禪師聞而往現。父示其文。會披而歎曰此語並合佛理。因與姊出家大揚法教。其姊為蜀王所重。時人號聖尼。故為立寺亦號聖尼。

明瓊轉石 羅竭蹠泉

明瓊。遊至嵩山棲息時久。盛行禪法而情性默然。後有刺史奉勅祭嶽。先修道路直上巔頂。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落其下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攔。乃以牛十頭糜絆而挽之。又以千餘人鼓噪以推之。力竭石愈固。瓊曰。奚用如許多人力。我與去之。眾大笑。瓊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如雷震。刺史道俗歎曰斯大聖人也。(笑。本傳作驚)

訶羅竭。誦二百萬言。後入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信士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出定以左脚蹠室西石壁。口陷沒投足出。泉已從中涌出。其味香潔。飲者受樂。

僧祐集萬 法建誦千

僧祐。少入釋門。專精律藏大遵儀則。居于建鄴講演律宗。常有學徒一萬餘人傳持教法。

法建。入道以來常勤誦習。居止益州五層寺侍。武陵王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迴來伐規。規降。城中僧道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迴乃尋光所在。見諸僧皆睡。唯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迴乃問建誦何經也。答曰貧道誦華嚴經下帙。迴曰何不從頭誦之。答誦到此爾。迴曰法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今始誦得一千

卷爾。迴驚嗟不信。欲試。請誦一遍。莫有勞乎。建曰誦經常事。乃設座請誦經。七日七夜聲不暫息焉。

史宗凭埭 杯渡負圈

史宗。不知何來。常著麻衣。世號麻衣道人。在廣陵白土埭凭埭謳唱自樂。或幽或顯無定其蹤。時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遇一沙門寄書於宗。書在船中商欲看。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自飛起就宗掌中。陶淵明雜傳云。白土埭有二異法師。宗為其一也。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莫測其神。帶索藍縷殆不蔽身。言語無定。或加冰洗浴。或著木履登山。唯負一蘆圈子別無餘物。行向廣陵。遇村舍一家持八關齋。先不相識。直往而坐。置圈子於庭中。其家見渡容陋劣不生重敬。欲移圈子舉而不起。乃招十人舉之亦乃不起。復觀其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形容端嚴。其家即大驚駭焉。

乘師鬱出 碣公齒全

元魏世乘禪師者。不知上字。生而自陳前生之事。父母恐其出家逼以納室。執志無改。入京師被命作闈官。却奏乞入山毀形修道。齋一部華嚴經晝夜誦念。踰月鬚髮復出。

法礪。生時牙齒全具堅白璨然。迄于終老中無毀落。入道以來深窮大教。名聞四海。道俗仰之。果有異於常矣。

(虞)

光寵兩途 能秀二祖

魏鄴下勒那三藏訓於慧光。光領徒傳其教法在於道南。菩提三藏訓於道寵。寵領徒傳其教法在於道北。故鄴下有南北兩途大稱於時。復有四宗五宗之說從此而起。

慧能居于雙峯曹溪。神秀栖于江陵當陽山。同傳達磨之法。盛行于天下。並德行相高。於是教興南北。以能為南宗。以秀為北宗。二宗之稱自此為盛矣。

信行泣牛 曼猷扣虎

信行。纔生之後便樂經像。似知空門之道。乃令出家。時年四歲。於路見牛車沒泥牽引不停。乃悲泣無已。人問其故。曰憫其痛苦如是。

曼猷。以修學禪道隱于上剗之石城山。後移赤城山石室坐禪。常有虎數十頭蹲在猷前。猷誦經次。中有一虎困睡。猷乃以竹如意扣虎頭曰何不聽經。於是俱聽。須臾有蛇競出。大數十圍。共來聽法而去。

慧持龍門 竹潛蓬戶

慧持。即慧遠之弟也。性格清雋解行俱高。亦事道安為師。與遠共止廬山。領徒三千餘人。持居其首。時豫章太守范甯請持講法華。毗曇。于時學者競集。王殉與范

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甯答曰誠為賢兄賢弟也。持後屆于蜀都大揚教法。時有沙門慧巖。僧恭者皆先在蜀。俱有才名。一時之英傑也。及持至。皆望風推服。其有升持堂入持室者。號為登龍門焉。

竺潛。字法深。大有才器。晉哀帝頻請入內講演。時簡文作相。與潛交知。時詣簡文所。遇沛國劉[怡-台+炭]。[怡-台+炭]嘲曰道人何以游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為蓬戶耳。還剗之仰山遂隱其跡。于時支遁遣使求買仰山之側沃州小嶺。潛答曰。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歟。([怡-台+炭]疑當作恢字)

抱玉出雲 涉公致雨

抱玉。行業高奇。人事罕接。謂來事如目擊焉。每夕獨處一室。常有鄰僧見玉口中出雲色彩五般。人皆往視。每夕如是。

涉公。西竺人也。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以苻堅建元中來長安。于時天旱。堅請呪龍。俄而致雨。凡大旱。請必致雨。涉卒。經年不雨。堅祈之不致。謂大臣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道人者其大聖乎。

曇遵泣師 跋摩化母

曇遵。解行高深。誦經論備曉。事保光為師。初在齊州講演。聞師保光終後。不覺大慟。從牀擲身於地。口中血流。其孝義若是。乃游化齊楚晉魏。遇丞相王肱知見。遂舉為國統。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大有道行慧解過人。本居刹利。有母常食野肉。令跋摩辨之。摩啟母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害彼之命非仁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摩他日煮油設澆其指。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即禮拜悔過。終身不殺。因茲信重於摩。

陀勒乞油 道岡採乳(樂生切音汝)

健陀勒者。西域人。來至洛陽。人莫能識。一日謂眾曰。洛東有盤鵠山。有古寺基存焉。眾則不信。乃往掘之深方見石基。乃共立寺而居。寺去洛城一百餘里。勒朝朝至洛諸寺赴中。暮則乞油一鉢歸寺燭燈。以此為常。有人健行者欲隨勒觀其遲疾。奔走不及。勒令執衣角。唯聞勵風之響。不覺須臾而至彼寺。

道岡。事道懿為師。懿病。遣同寺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鐘乳入穴。數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滅。到無濟理。岡乃唯誦法華經。忽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照穴分明。遂得出穴。

(支)

僧達白髮 覺明赤鬚

偽魏僧達。學通內外時盡稱揚。性剛忤物。被擯居于長沙。達少而髮白。故世皆號為白頭達。

佛陀耶舍。此云覺明。幼在釋門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兼解義理。羅什事之為師。大曉毗婆沙論。少有赤鬚。時號曰赤鬚毗婆沙。(覺明。本傳作覺名)

寶瓊法主 神迴論師

寶瓊。纔生之後便入空門。年雖少小大通經論。始從光宅寺雲法師學習。後移聽南澗仙法師講。仙深加賞歎。年登五歲舉為法主。與仙師更相敷演。及長。身長八尺背皮龍文。口三十九齒。異常之相不一。

神迴。幼齡雋敏神異非常。深窮內外。凡撰疏文銘論共四十餘卷。故四海英賢為之謬曰。大論師釋迦。迴法界多羅一時領。

靈潤觀燒 智凱誓池

靈潤。節操孤真博通典教。因與同學數游山。復觀野燒燒火。四合眾並走避。唯潤安行如常。火雖逼身。顧下語諸同學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自逃。無由免火。及火至潤身忽然散滅。

智凱。姓馮。父早亡。六歲聽吉藏法師講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爾。是我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達曉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時號為烏凱。年十三便講經論。脇不親席。不受信施虛齋度日。佛殿之後忽涌開一池。凱便誓曰。只飲此池中水以過此生。

明恭食鹿 道豐噉羶

明恭。昔在俗時為隋高祖下狗騎。與伴一人膂力相似。時皆猜忌。帝欲除之作餅兩裏。一餅內生鹿角一具。一餅內鹽五升。俱賜食之並盡。食鹽者腹裂而死。恭食鹿角全無所妨。因乃悟而出家。住會善寺。嘗與超化寺爭地。彼多召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苗。眾咸憂愁。恭曰勿愁。乃取一大石可三十人得轉。恭獨拈之。遠擲如小土塊。彼徒一時奔走。(狗音豹。即豹字省也。又音勺。獸豹文也○伴一人者。本傳作三人。傳文疑誤歟)

道豐。世稱得道之流也。為齊高祖仰重。帝命酒及一蒸羶置於殿上。勅豐上殿賜食之。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歸。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撤牀。見向者帝賜蒸肫宛然而在。都無噉嚼之處。弟子大驚怪也。(置於殿上之置字疑寫倒當作帝命置酒及一蒸羶於殿上)

僧實重瞳 法秀連眉

僧實。生而目有重瞳。光明外射。口繞黑子欹若斗形。腋懷鳳卵。七處俱平。人皆異之。果於釋教入明理性。周太祖文帝詔實曰。師目有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僂。分若周公。可謂世寶矣。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西竺人。來於漢土。年登七歲。大有節操善解眾經。生而連眉。相狀奇異。故此方人號之為連眉禪師。(來於。準本傳疑當作來游歟)

慧遷白玉 辨相紫芝

慧遷。講說才能振名天下。勅送舍利。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地之際。忽感一白玉闕一尺餘。光彩明皎。人皆異之。

辨相。幼習經論兼曉儒宗。勅送舍利。於吳州大禹寺忽騰光五色。建塔之所獲紫芝枝。長三尺餘。光色殊異。(吳州。本傳作越州。又三尺餘作二尺三寸)

(銑)

智藏踞座 道安登輦

智藏。少而神氣。長乃曉釋宗。武帝重之。頻請入內講演。勅昇御座。羣臣議曰。御座唯天子所昇。沙門不可霑預。藏聞之。勃然作色。上正殿。踞法座曰。貧道昔為吳中俗官。尚不慚御榻。況復乃祖定光金輪釋子耶。檀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帝乃罷勅。依前昇座。

道安。性行高明而形貌陋黑。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秦苻堅深加禮重。堅與諸小國書云。晉氏伐吳。利在二陸。今朕破漢南。獲土一人有半爾。僕射權翼曰。未審誰耶。堅曰。安法師一人。習鑿齒半人。後堅出遊東苑。命安法師升輦同載。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安師毀形。不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師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卿輩舉之榮。是朕之顯也。仍勅權翼扶法師登輦。

法開才華 曇延機辯

于法開。以義解才能知名天下。與謝安。王文度等為文學之友。故孫綽目之曰。深通內外。才華贍逸。其在開公乎。晉哀帝累請講唱。

曇延。身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大曉三藏。機辯非常。為周大祖禮重。後入秦境。時陳有使周弘正者。深窮釋教兼曉儒宗。機辯過人游說三國。以周建德中銜命入秦。秦王見其機辯。朝堂大臣無敢對者。勅境內能言之士不限道俗與弘正對論。時刺史中山公宇文氏上表奏延入京。秦王乃大集賢能觀其辯論。延直上座。秦主問曰。何不禮三寶。延曰自力兼微不假聖賢相助。遂與弘正論議三教。正被延數問不通。機辯不捷。便乃下座揚聲歎伏。禮拜為師。旦夕親近。目之曰曇延菩薩。

道整出塵 智稱入善

道整。在俗姓趙名正。字文業。偽秦位至武威大守。性好譏諫。苻堅末年。堅寵鮮卑。正見堅及鮮卑。便乃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攬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懷赤心。堅曰非趙文業耶。正因而忽悟釋教。便乃出塵改名道整。與曇摩大三藏游於襄陽大傳教法。(譏諫。疑當作規諫)。

智稱。俗姓裴。幼乃性好弓馬。十七便為武官。後北討獫狁。每至交兵心懷慈憫。因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之志矣。便解甲投師出家。從南澗宗法師學習。大曉解羣經。其名遠振。後集學徒一萬餘人。

南陽雉鳩 法朗猴犬

有僧不出姓名。來于[利-禾+登]州。日食二雉鳩。僧俗盡皆嫌惡。每饌羞之。次有貧士求乞。其僧乃分其二足與之共食。僧食訖。命水盥洗漱。忽見向者雉鳩從口飛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大驚。不覺亦出二雉鳩。足生全。道俗異之。號為南陽雉鳩和尚。

法朗。入道後居于鄂州。飲噉同俗。時共非之。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與朗行坐相隨。若至食時。猴與犬將木孟來受食。與朗同食。食訖。猴戴木孟於頂。騎犬背上與俱行。朗若誦念。猴犬伏聽。朗聲發如雷。唇吻不動。其神怪莫測。

(侵)

道融少誦 知玄幼吟

道融。年十二便勤學習。師令先讀外書。乃往村借論語。至暮方歸其書。竟不借。歸室。師問其故。答曰彼已誦畢。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眾乃大驚而異之。後果深窮三藏天下振名。(天下振名。疑當作振名天下)

知玄。字後覺。姓陳。祖父皆仕。玄雖在襁褓中。見佛僧長含喜色。年及五歲。祖父見其聰敏。因見花開令玄詠之。不數步間偶成詩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祖父驚歎曰。吾望此子入仕榮家。今見其志定入空門矣。不踰年果求出家。備曉經論大有殊異。時共傳揚。

辨公鶴下 僧範雁臨

晉僧辨。受業於遷。暢二師。深窮經義。有大聲相。時新亭劉紹請讀經教。其聲清雅。遂感羣鶴飛下階前伏聽。卷終而去。

齊鄆東僧範。幼學儒宗。後曉釋教。時膠州刺史杜弼請於顯義寺講演。忽有羣雁飛臨法座伏聽。講終而去。後又感羣雀來座前伏聽。靈異至多。

普曠剗耳 靜靄割心

普曠。勤苦為懷。多栖林野。後住樊州自靜。夜宿寒林。有人索其首者。曠乃引刀將斷。乞者止之。乃從索耳。曠乃便剗與。隋高祖時釋氏大興。黃巾生謗。曠乃爭論。立理既平。又剗一耳。後兩耳俱無。

靜靄。學道以來遁於太一山。梁武帝知靄名。下詔以車輦從衡到山迎靄。欲位以上卿。靄乃不就。謂弟子曰。吾見大法淪廢。吾無益於教。欲捨身命以答佛恩。眾皆不許。學者慕戀。乃更撰三寶集二十卷示與學徒。帝又下詔勸請。欲自到山。靄潛往巖頂磐石之上。自割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松枝。自餘筋肉手足頭面彎折盡皆分

散。唯見骨及心藏。乃割心捧之而卒。學徒驚駭。(翬。音豫。昇土器也。今文恐寫誤。疑當作輦輿之字。又從衡疑當作從衛)

慧果掘錢 慧義取金

慧果。習誦為務。忽於圊廁見一鬼致禮於果曰。昔為僧。作維那。多不如法。墮在噉[米/鬼]鬼中。知法師高明。願為度脫。有錢三千埋在柿樹根下。可為福因。果遂告眾。因共掘之。得錢三千。為鬼作善。踰日復見。鬼曰已得脫苦矣。

慧義。久學佛乘。深通大義。為宋帝禮重。時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曰。嵩靈神曰。江東有將軍劉。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餅為信。人以其事聞帝。帝詔義謂曰。非常之事也。朕欲取之。亦須非常之人。然可致自。非法師親行恐無獲此。義遂行至嵩山。尋覓未得。乃燒香祝之。至七日。夜夢一長鬚老翁拄杖將義往璧處。指示曰在此石下。及明旦。周行山下至一處。似夢中所見之處。即於廟所石下果獲璧大小三十二枚。鎮金一餅。此事書於宋史矣。

(未)

元曉難敵 智訛可畏

元曉。新羅人。居于彼土。以解行云高明。居民無不禮重。深洞佛乘廣撰文疏。或勇擊義團。或雄布文陳。彼國謂之曰。雖有萬人莫能敵曉。後入中華。大揚道譽。智訛。字慧成。少而明悟。大有節操。而多有嚴忌。深明律乘。侍蜀王秀請詣法聚寺集徒講演。有僧道恢。為人兇狠剛猛非常。遙見訛乃走避。人曰。公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見訛律師耶。恢曰。此人佛法中王。那得不畏。人曰。以恢公勇。可不敵一律師耶。恢曰。縱力敵千人。遙見訛公。百脈已沈四支不舉。何敵之乎。時共語曰訛律師真可畏也。

(實)

普明見形 慧侃出臂

普明。栖于天台山。習定為務。初建禪室狹小。欲毀而廣之。共頂禪師商議。頂勸勿改。時有括州刺史周孝節遙聞。施杉木浮海送來。于時明在赤城。頂亦在彼。頂忽見明身形長十丈餘高。杉松之上翼徒亦眾。孝節方來。與頂同見。驚歎其神。

慧侃。遊心教典深造其源。住棲霞寺。時來揚都訪侃法師。侃素知侃神異無方。因請侃見神力。侃曰。法師許。復何難。侃即從窻中出臂長二十餘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歸室中。侃謂侃曰。世人無遠識。見多驚駭。所以不現爾。法師高明。敢如是。(二十餘丈。本傳作數十丈也)

孝龍八達 法周十智

晉支孝龍。曉悟羣經兼精外典。與阮瞻之徒並為知己。時以龍達悟非常。呼為八達。時諺嘲於龍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胡服。被綾

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

法周。大有文名。亦解本業。住曲池靜覺寺。其寺林木繁鬱。池曲清澄。多於佳致。周乃狎十人解行相應者。同於此習學儒釋。賦咏風月。時即號之為曲池十智。

(未)

慧超學士 安玄都尉

慧超。幼投智藏出家。聽習經論明解煥然。與生徒有異。武帝聞而異之。勅為壽光學士。

安玄者。初優婆塞。後乃為僧。博綜三教無不明解。漢靈之末游于洛陽。以功勅為騎都尉。漸通漢言。能宣典教。與沙門講演義理。世所謂都尉者也。

(寅)

智文峯落 法雲華墜

智文。母懷之時。夢一梵僧把松枝曰。爾後生男以為塵尾。當大揚我教。及文生後。雋異不羣。乃令入道。備曉律藏日夕講說。乃夢二龍泛海而來。及在東安寺開講。塵尾纔振不覺兩箇山峯俱落。學徒驚怪。以詢建初瓊法師。瓊曰。斯吉之先兆。有二龍傳公講法。文有學徒甚多。唯道志。法成二人繼其師道。

法雲。母吳氏。初生雲時。忽見雲氣滿室光色瑩徹。因名法雲。出家之後不更易之。時梁武欽重同若誌公。誌亦重於雲。號為大林法師。雲長講次。時有天華散墜。舉眾咸見。歎異非常。

(支)

慧成擲筯 道生取匙

慧成。即智詵之字也。為炫法師之弟。時蜀王秀於法聚寺為詵設大會。詵忽捉筯問炫師曰。此處護淨否。炫曰。初還未檢校。承道不護淨。詵擲筯而起曰。寧噉屠兒食。此洋銅何得噉也。時會中僧徒五千餘人。一時盡散。其詵公持律嚴忌如此。

竺道生。即竺法汰之弟子也。初栖止廬山。講演經教慧解傳名。宋太祖文帝請入京師禮重。為設大齋一萬餘人。帝亦赴會。眾咸疑日晚未下食饌。帝曰始可中爾。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生遂取匙索食便齋。於是大眾從之。其持衷若此。(持衷。疑當作折衷)

(庚)

惟儼大笑 曇憑雄聲

惟儼。幼栖止朗州藥山修習禪觀。一夜月明上彼山頂大笑一聲。聲應澧陽九十餘里。夜澧陽東人家長幼皆聞此大笑聲。盡驚怪。明日展轉尋問推檢。直至藥山。徒侶

各曰。和尚昨夜月明之時。上於山頂大笑。此必是歟。

曇憑。善於唱導。其聲雄大無以比方。一聲發時。便象馬悲鳴。行途駐步矣。

僧慧二傑 明琰三英(明。疑當作智。本傳亦爾)

僧慧。少有雋才。大撰義疏。而辨說縱橫。長講三藏教典。與玄暢法師同時振譽。世號黑衣二傑。

智琰。在家朝宰。棄榮求寂。興揚教法。琰常與陳臨海國王弟道安法師及徧知三藏法師結交游處。世以其三僧道行慧解相敵。故號三英。傳名四海。

法通多力 道開健行

法通。少入空門。極尪弱。隨風偃仆。同侶輕之。通垂淚即觀音像前發願曰。通聞菩薩聖鑒。乞垂念誘。免斯輕侮。因乃誦持不息。一日歸覲老母。假寐母家。庭中樹下忽見通睡。口中涎沫流出將有三升。母驚呼。覺問曰何事如此。通曰。夢有人遺三驢馱筋與通。噉姑一驢。聞呼覺。從是有大筋力人。謂是聖。時南山有一大石臼。重石百餘斤。通去負歸京都法海寺後。復見牛車。通倒曳走。于時天下壯士歎通天力士也。(姑一驢。疑當作茹一驢。或又姑一驢者姑且之義歟)

單道開。長隱山林。誦經四十餘萬言。在山中唯食柏實。後服細石子。時有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乃步行三百餘里一日早至。又以石虎建武中從西平來至南安。路有七百餘里。開一日行至。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亦傳師教法。兼能遠行。與開相繼。

普化挾木 香公墳坑

普化。不知何許人。千變萬化略無常度。時居真定府。一日忽擎挾棺木巡街告曰。化明日死去。人皆莫測。相率隨送。出城東門。揚聲告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經二日出城南門。亦隨之。又曰明日方吉。至明日。化乃自坐于郊野如入定者。乃已卒。

香闍梨。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飛赴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夕將酒肉游山取藥。香勸之不斷。後年三月又如前至。時俗坐已。香令人於座穿坑方丈餘。莫測其意。香謂曰。檀越常自飲噉。未嘗與香。今日為眾。須一頓。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墳巨壑。識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羊肉自口出即能走。乃至魚[魚*且]鷺鴨盡皆生活。眾大驚走。誓斷酒肉。山上永絕殺生之人。

(青)

曇始足白 羅叉眼膏

曇始。入道之後大有外跡。游化關中。始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污。天下咸呼白足和尚。時赫連勃勃斬戮關中。始後遇害。連遭數刃盡不能傷。於是隱遁山林。後拓跋燾入關中。有博陵崔浩猜忌佛法。乃信天師寇謙之。燾與浩遂於偽魏大平七年

盡滅佛法。軍兵燒掠寺院。僧尼罷道。有竄者追捕得必梟斬。始聞下山。杖錫宮門。有司奏曰。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今到宮門。燾令斬之。不傷。遂以奏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數下。俱無傷損。時北園養虎。以始餵虎。虎皆潛伏不近。試以天師近之。虎大吼而來。燾知佛法殊勝乃退。上殿禮悔。後興佛法。(入關中之上。一有再字。減佛法。一作滅佛教)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羅什禮為師。偏以律藏。精究戒之興。又為始。道場慧觀新括宗旨記所判內禁輕重。大行京師。僧尼書寫。于時長安紙價增長。復行天下。又為人眼青。時皆呼為青眼律師。

僧洪鑄像 士行燒經

僧洪。住于京師。造丈六金像。鎔鑄告畢未及開摸。時晉末銅禁大嚴。犯者皆死。洪被囚禁于相府。心唯念佛。夜夢願鑄像來以手摩洪頂曰。無憂。明當免。及旦果聞欲行刑戮。府參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尅日。須臾有令免罪。

朱士行。出家之後。專務經論義解洞明。後入流沙至于闐國。遂獲禁本大乘經九十章。遣弟子將歸洛陽。之時于闐諸僧竝學小乘不曉大乘。遂白國王曰。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法。王為地主。若不禁之。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許賣經入漢。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大乘經為證。王即許之。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經。土行誓曰。若大法應漢地。經當不燃。乃投經火中。火即俱滅不損一字。遂得將歸洛陽。此燒經事即漢末也。明帝時騰。蘭與道法較勝燒經。與此不同矣。

(質)

生融上首 觀肇第一

宋道生。道融。皆通儒釋義理縱橫。復有慧觀。僧肇。亦窮內外辨論難敵。故當代英賢稱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其譽廣傳。

智順持戒 道房授律

智順。入道之後居于鍾山退賢寺。幼乃專持戒法嚴忌非常。集徒稱唱長有千餘人。後臥病至甚。弟子曇和見師絕食日久。潛以蜜和少許米羹以進順。順食而吐之。索水洗[口*敕]。語弟子曇和曰。汝速出山門。不得還此。非我弟子。其秉戒如此。(山門傳中作雲門)

道房。性行清貞。少精律藏。勤苦講誘。學者多至。盡令改惡。中有不改者。房輒為悲泣。授其律典。後終年至一百二十歲。人皆歎之。

道超□□ 明徹□□

道超。姓少以勤篤居學習。內外塵埃。蟲聲聒耳。塵土埋膝而無忤耶。超答。時聞虫聲。足代簫管。塵土雖防。我未暇掃。其剛學若是。

明徹。六歲出家。教立志守操勤苦知名。與同學數僧師舊本朽壞。忽風雨吹屋欹倒。無物支持。數僧皆走。徹居其屋學業如故。人或問之。屋崩何不避耶。徹答曰。寸陰難廢爾。

(已上蠹滅。纔殘此一百一十九字。今私依殘文并本傳。取意私補之云)

(道超塵埋 明徹梁絕)

(道超。姓陸。吳郡之人也。少以勤篤知名。超處獨房。屏絕賓伴居習學。內外塵埃滿室。蟋蟀鳴壁。中書郎張率謂曰。蟲聲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超答。時聞虫聲。足代簫管。塵土雖[怡-台+方]。我未暇掃。其剛學若是)

(明徹。六歲出家學教。立志守操勤苦知名。與同學數僧住師舊房。其房本朽壞。忽風雨吹屋欹倒。無物支持。數僧皆走。徹居其屋學業如故。或問之。屋崩何不避之耶。徹答曰。寸陰難廢爾)

道英臥冰 慧滿坐雪

道英。習禪為業。神異累陳。因行至龍臺澤池側。令弟子持衣。脫衣入水。經于六宿而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坌我爾。後又屬嚴冬冰雪厚壯。乃曰如此平地可不得眠。遂脫衣臥于冰雪。三宿乃起曰。幾被火炙殺。

慧滿。初來相州遇那禪師。禪師授與禪法。因而大悟。唯著一衣復蓄二針。夏便通捨。冬則乞補。別無生計。後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於栢墓中。遇雪深三尺。乃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問何來。滿曰法友來耶。曠遣尋坐處四邊。雪擁其身可積五六尺。(法友來。未詳)

(月)

藏母吞星 玄親夢月

智藏。姓顧。祖父皆仕於梁。父早亡。其母居于吳中。嘗出繞吳城一匝。忽見密雲四布而中天開朗。眾星墜地。乃取一而吞之。因而有娠。及生藏。聰敏非常。出家興教。

知玄。姓陳。眉州人。祖父皆仕。母魏氏因夢月入于懷乃有孕。生於玄。幼便聰慧深悟釋宗。乃求入道。後三藏俱曉。化行岷蜀。蜀人歸信。不忍呼名。唯呼為陳菩薩焉。

(屑)

慧隆松寒 朗公霜潔

慧隆。幼學佛乘深解義理。宋明帝請隆於湘宮寺講說。學徒一千餘人。宋代名流多為交結。而節操容貌有若寒松。故汝南周顥目之曰。隆法師蕭散森疎。若霜下之松竹。(一千餘人。傳作八百餘人)

慧朗。廣學內外。擅名梁代。而肥貌潔白宛若雪霜。故時語云霜潔白朗。

道常執志 亡名秉節

道常。與道標同學。大有才器。三藏備明。時秦主姚興見此二人。神氣雋朗有經國之量。乃令尚書令姚顯逼此二人罷道助振王業。又作詔與常、標云。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欲令奪卿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察此懷。不以守志為辭也。常等各有答云云。興又致書於什。[(丰*力)/石]。二師求免此二人罷道。常等被逼無已。執志不違。乃投身巖谷而卒。(道常。傳作道恒。投身作遁身)

亡名。世襲衣冠。棄榮求道。性好吟嘯。偏賞丘林。名滿天下。梁元帝加禮重。帝見名器宇非常。有經濟之才。帝與朝省議之。欲以爵祿榮之。乃辭而不就。愈秉其節。帝謂之此高節道人也。乃作絕學箴文行於世矣。

僧可臂斷 法願齒折

僧可。以禪為務。初達磨以楞伽法始傳于可。可於林野之間習學。遭賊斫斷其臂。不令人知亦不覺痛苦。後有法林者。亦遭賊斫臂。號叫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恠可手臂不便怒之。可曰。我亦無臂。師何怪怒。於是世人方覺可禪師臂斷。

法願。深學習儒釋。獨步江西。人以道行之聲聞于宋孝武帝。帝一日忽問願何故作菜食。願曰。貧道受戒以來。一齋度日食菜飯。帝強逼以肉食。願執志不迴。被逼無已。遂折兩齒而免。

(東)

淵度興西 基進化東

宋僧淵與曇度。俱曉教乘。義解相繼。其道興于江西。人稱為寶。

慧基。超進。行解相高。內外洞達。俱在江東大興佛法。人民遵化重之若神。

(冬)

彌天辨鼎 法安獲鐘

道安。晉習鑿齒初訪於安。安問曰子何人也。齒曰四海習鑿齒。已問安曰法師何名。安曰彌天釋道安。因此時皆呼為彌天。時秦王苻堅於藍田獲大鼎。容三十七斛。邊有篆文。朝庭莫有識者。以示於安。安曰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又於市得一銅斛。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黃鐘容半合。邊有篆文。堅又問安。安曰此王莽自言出自帝舜。龍集戊辰改正即位。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均。令天下取平。堅大賞之。勅三館學士有疑事皆師問於安法師。(昂當作昂也。昴星名。从日卯。昴者升也。从日印也)

法安。慧遠之弟子也。精專經律。特持守戒行。於新陽縣寄居。此縣多虎。安為息人民建寺。後欲畫像。須得銅青。困不能得。夜夢神人指安牀前曰。此下有銅鐘。且即掘之果獲二口。因以成像。復一口助遠師鑄像。一口武昌太守借看留之。

超達伏草 難陀變笏

魏超達。多於學問。大有知見。時魏武帝禁圖讖尤急。有人誣達有之。乃禁達。榮陽獄令崔浩檢勘。達以實告浩。浩即大怒。以車輪繫頭。嚴防衛之。自知無路。專念觀音。至夜忽不覺車輪所守者。皆大困睡。而獄門忽開。達因走出。及曉追騎四出。達伏草中。騎不蹋草。達在草中並無傷損。而得免禍。

難陀。西域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入于蜀境。將三少尼同行。或大醉狂歌。或聚眾說法。蜀境戍將深惡。捉陀苦責。陀曰。此三尼者妙於歌舞。戍將乃悅。遂夜留宿置酒同飲。乃假衣衫與三尼。又施粉黛列坐同歡。嬌態笑調世施其容。飲欲半酣。陀曰可請三尼舞乎。尼乃遂舞竝皆妙絕。陀曰婦人風邪。乃取戍將刀斫三尼頭落。血流數丈。戍將大驚。左右縛之。陀曰無草草也。看三尼乃筇杖也。血即向者所飲酒也。(世施其容。疑當作世絕其容。酉陽雜俎載此事云。三尼及坐。含[口*弟]調笑。逸態絕世)

法願律虎 慧榮義龍

法願。即隋朝人。非與前宋時法願同。願大明律藏。東夏盛傳而義解洞曉。詞辨高高慄慄難敵。時號為律虎焉。

慧榮。陳時住禹穴莊嚴寺。講說縱橫三藏奧達。世稱義龍。時智者顓禪師說法。榮故來設問。數開徵引難問泉流。顓師解答鋒起事理煥然。榮自矜舞扇。扇便墮地。顓謂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當時大眾嘲榮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榮大慚而退。

法進施體 僧富劃胸

法進。以習誦為業。屬宋代饑荒國蓄稍竭。進屢屢求乞以救饑餓。後無處可求。乃淨浴取刀及鹽至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與法言。掛衣著樹投身餓者前曰。施汝共食。眾雖餓困猶義不忍。進即自割肉注鹽與噉之。皮都盡。語餓者。若國王來。可以我骸骨奉之。果不踰時宋帝聞而來看。君民號泣。乃施麥三百斛以救餓者。(為業下。一有時字。若國王。上有日字)

僧富。高陽人。少在俗將。家貧。常勤學業。採薪為燭以照讀書。後與習鑿齒同詣道安講。席因而大悟。為僧之後潛形野外。時村中有羣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解神。富於路遇劫。具問其事。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臟可用否。劫曰亦好。富曰。會須一死。死濟於人。雖死猶生。即取劫刀劃胸至臍。羣劫大驚。即送小兒還其家。路人見富如此。以針縫其腸。用藥封。久後得差也。

釋氏蒙求

(錫)

琳祐會郊 可育面壁

慧琳。武德年中潛伏草野。一日忽逢楊祐。師相見之後。坐于郊野言笑如舊。各曰與師別來經于八百年矣。于時人皆傳說。莫測其神。

慧可。道育。隨達磨禪師居于少室山。七八年間供侍達磨。磨乃授與可。育二師面壁之觀。世皆云少林面壁七年。禪法東興達磨為始。(七八年。傳作四五年)

(易)

法開善醫 曼遷妙易

法開。善諸經律。義解過人。又能醫術。常乞食京師。值一家婦人在草危急。眾治無驗。開曰此易治爾。主人正殺羊已畢。欲以淫祀。開取少羊膜作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兒出。又晉升平中孝宗有疾。詔開醫治。開候脈不肯進藥。康后令曰。帝小有不安。開公辭憚不進藥餌。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方驗甚妙也。

曼遷。世家貴重。十三隨舅氏齊中散大夫權會。博學典墳而妙達周易。會乃授遷易象。時有一媼失物。就會作卦。得之無象。令遷辨之。遷應聲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媼驚喜曰實如所辨。遷曰。兌是金位。字脚兩垂。似金釵爾。會曰更審盜者。遷曰。失者是西家白色女子。奉口總角。可年十五六者盜。媼便推覓乃得。果如所言。會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為白也。兌字上兩點表總角之象。尖形表奉口之相也。會乃重之。(奉口。疑當作唪口。音奉。口之高貌也。或分唪字以為奉口之字歟)

(錫)

僧淵架橋 隱峯擲錫

僧淵。家本巨富。淵初生時。天雨錢於淵家內。蜀人恠之。淵及長立。神氣異常。乃令入道。大習禪法。淵見蜀綿水波濤莫測。沒溺者眾。欲於南路架起飛橋。纔出此言。機事盛集。昔諸葛武侯指江內架七星橋。造三鐵鑄以打橋柱。用訖投江。淵架橋次。欲打其柱。鐵鑄自然浮水而至。及橋成。忽然而溺。

隱峯。幼修道行。居止五臺。後因出山路接淮西。值吳元濟兵戈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戰未決勝負。峰謂眾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而去。屆兩陳之上。戰士各觀空中神僧飛騰。盡乃抽戈匣刃。驚怪而退焉。

(陌)

甯師食荷 僧喜噉石(翻譯集作僧善)

甯師者。亡其名。以姓呼之。常居山野學道。一日忽死。經三日而蘇。眾驚恠問之。答曰。我入冥間見諸地獄相狀。有一判官謂吾曰。和尚有壽而無祿。乃令使者引入諸司。有一吏檢覈曰。和尚只有乾荷葉三石在。因書于簿。乃放歸山。從此還魂後。唯食乾荷乃度旦夕。秦隴之人號入冥和尚。頻請入冥觀其善惡。

僧喜。住馬頭山修習禪觀。後忽疾篤。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昔少年時居山學習。糧食都盡唯噉小石子用充旦夕。因而成病。吾死後可破腹看之。驗吾噉石爾也。

(錫)

智巖能軍 慧璡健敵

智巖。姓華氏。少有武略。威猛難敵。大業中。偽鄭諸國兵鋒競起。大將軍黃國公以行征伐。公曰非華將軍無以御之。時偽鄭人馬具全。按轡揚鞭以槍剗地。厲聲曰。若能拔得。方共決焉。巖乃跨馬以腋挾槍而走。表與之交刃盡。生破巖。擒之。須臾乃放。因此感悟出家。大曉三藏之教。

慧璡。七歲出家。偏明律部。時大業中居野外禪定寺。夕有賊軍競來劫。璡乃集眾設戰樓以防擬之。于時軍兵張旗十里。村落盡劫。殺者眾。璡乃入陳。其賊群莫敢當鋒。賊各執璡手曰健道人也。善能戰敵也。(偏明。疑當作从彳普徧之字)

(〔麻〕)

世高化蟒 明琛變蛇

安清。字世高。安息王之太子。廣集墳典。大有知見。王薨便當嗣位。清乃潛形出家。備曉經論。前身之事一一自知。晉靈之末洛陽兵亂。乃過廬山謂眾曰。吾去度昔年同學。行至[邱-丘+共]亭湖廟。大有靈聖。商旅往禱之。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請上。清乃造廟。神曰。吾昔與師俱出家學道。多行布施而多嗔怒。今為[邱-丘+共]亭神。周迴千里皆吾所治。此身復蟒蛇。滅後當入地獄。清曰何不現形。蟒遂忽現。下淚如雨。謂清曰。願師化度。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等可為造寺。令生善處。清即取物引去。其蟒登山而望。欲歸豫章造寺。至晚有一少年上舫跪清前曰。[邱-丘+共]亭神已離惡形矣。其廟即無靈應。人於山西見死蟒一條。長十里餘。今潯陽蛇村是也。(晉靈。當作漢靈也)。

魏明琛。大有學問。辯說宏博。初著蛇勢法大行東州。其法若葛亮陣圖也。時潞州上邑欲弘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請一講僧歸講法華。琛與其舊識聞而往難之。此僧見琛義辯縱橫中心戰灼。乃以情禮告於琛曰。此邑初信佛經。諸士傾心。願大法師共相成贊。敢上獻法師絹十匹。琛受之。明日高座欲聽一講。其僧彌怖。及講次。琛束絹入堂謂眾曰。昨日高座法師以絹相贈請不論義。然佛法宏奧須分邪正。遂與論義。琛辯說不如其僧。兼義解不通。眾皆大笑。琛即出邑。共伴二人心憤氣噎。累日羞吒

。遂登一山樹下謂伴曰。我今煩熱。恐變作蛇。便解衣露身。長展兩足。忽變蛇形。一伴上樹避之。乃謂二伴曰。悔作蛇論。果至如此。其伴大駭。走至鄰下說之。(一伴。疑當作二伴)。

法持白竹 道悉靈華

法持。少入空門。調明禪理。後臨終之日。令眾可露我骸於松下餽諸鳥獸。終後忽見空中神幡數首從西來迎。其院竹林周迴鬱翠。于時色皆變白。

道悉。落髮以來大明經論。後居山野習學佛典。年老乃終於山。陳死在于峰頂經夕。忽有靈華周匝其側。從地涌出莖長二尺。色相鮮榮。時有獵人不信。求見此華。其華已滅。乃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華瑞。一何無感。若神道有徵。願重現靈相。言訖。復地發靈華。獵人乃發信出家也。

童進飲酒 無著啜茶

童進。幼出家。不拘法則。唯愛飲酒。謂人曰。酒可以灌等身也。動上酣醉。遺尿臭穢。人盡輕之。會周武東征愛毒藥。勅瀘州營造毒藥酒。監吏力採蝮頭鐵猩鷺根大蜂野葛鳩羽等數十般。釀以鐵瓮。藥成後。著皮衣瑠璃障眼方得近之。不爾氣衝致死。藥著人。肉穿壞。進聞之。往監官處求飲。官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任多亦飲。便取鐵杓於藥瓮中累取飲之。道俗驚怪皆來看。進連取十餘杓飲。都無易色。自歎曰。今始得一醉爾。人走避之。須臾臥方石上。忽遺尿。所著石皆裂碎。進睡覺如故。

無著。聽習之餘。因游五臺山欲觀聖跡。遂於金剛窟前望中禮拜。乃於石上坐寐。忽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乃見一翁古貌。形狀羸醜。短褐曳屨。乃執其手曰。吾從山外。來此求糧。師睡此困邪。著曰否。翁曰。既不困。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沈胡可恆哉。翁曰。師若昏沈。可去啜茶乎。乃指精舍。著乃躡躅而隨。至寺門。翁喚均提三聲。有一童子應諾。年可十四五。垂髮齊肩。衣褐。其寺地皆瑠璃。堂舍金色。翁踞白牙牀。置錦墩令著坐。須臾童子捧二甌茶。對啜畢。擎玳瑁器。滿中酥酪。各與一匙。著啜而咽之。如有所證。因而明悟豁然矣。(乎乃。疑當作手乃。著乃。一本無乃字)。

慧布論義 法汰破邪

慧布。少投瓊法師出家學師道業解行高明而辯說難敵。後與邈禪師爭論教法。經于三日。在座辨論不絕。邈乃降之。布又來下。時候景作亂。飢荒累年。布三日不食。至第四日。人以飯微著肉汁覆之遺。而雖腹如火燃。執志不食。

法汰。少與道安同學。大有明悟。身長八尺。風姿端雅。時有沙門道常。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法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疊一難之。一據經引理辯說縱橫。常乃伏之。明日更集慧遠就席。改難數番。關貴鋒起。常又覺義途

差異。將麈尾扣案即未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坐者大笑。心無之義從此息焉。(改難。當作攻難。關貴。疑當作問責。道常。傳中作道恒。杼軸。傳中作杼柚。音相通。杼音處。機之行緯者也。俗曰梭者也。與軸字相關。若柚字。橘之類。但音同。當以今文為正也)

(遇)

德素少達 慧稜幼悟

慧約。字德素。姓樓。東陽人。母劉氏。因夢人擎金像使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乃生。約年七歲便通書史。乃求出俗。性好幽宗。徧訪名師學習教典。大有明悟。東境謠曰。少達妙理樓居士。

慧稜。姓申。屠氏。西陰人。胎中父亡。母乃鞠育。年及三歲。謂母曰兒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來聽襄陽潤法師講三論。聽後。於文義之間深有解悟。眾乃驚歎。唯求出家。母孤獨。不許。及登八歲。母亡。乃投誕律師出家。大明三藏。

僧慧渡河 安靜登墓

僧慧。在荊州。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慧居之。慧頻至江邊津吏求渡。渡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飛空而過。已見在彼兩岸。津吏大驚。知其聖也。(渡吏。一無渡字也)。

安靜。東遊之次。行達定陶。直問曰。丁居士何在。鄉眾咸曰。終已三載。葬在郊外。靜曰此在家菩薩也。遂往登其墓所。自掘之。于時墓上五色雲起。祥瑞可觀。及取其骨。皆作金色。連環若鑠。可五丈許。鏗然響高。靜乃持掛杖頭。別鄉人而去。(響。當作響字)

遂端生蓮 耆域治樹(殊遇切)

遂端。不知何來。為人質直。常誦法華經為業。至于老齒曾無暫罷。後忽跏趺坐而卒。須臾口中出青蓮華七莖。

耆域。天竺人也。至于洛陽大揚教法。朋衡陽大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居滿水寺。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曰樹死幾時。永文答曰積年矣。域即向之呪之。尋便榮發扶鬱茂非常。自此人皆歎異也。

淨度游獵 玄風張捕

淨度。少遊獵為務。一日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就地舐子。度因此心悟。便摧弓折矢出家學道。修習禪觀。兼於群經洞達深義。(一日下。有忽字)

傅翕。字玄風。及七歲志性貞堅。一日謂二親曰。數夢升空而行。多諸僕從共無量人爭戰。我常獲勝。後與里人在稽亭張捕為業。籠沈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時人以為愚。因遇天竺僧達磨嵩曰。我曾同汝向毗婆尸佛會發誓度生。今兜率宮中衣鉢見在。何日當還。不信試臨水觀形狀何如。果見圓光寶蓋滿身。遂辨前因。乃問嵩修道之方。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栖身矣。翕後有殊跡。

(尤)

僧璨三國 道一九州

僧璨。幼年尚道。游學為先。天下靈跡無不參尋。時入齊陳周三國。凡有法肆無虛踐。以三藏教典或演說訓授。或問難徵引。而又博達儒宗。振名四海。自號為三國論師。

道一。少便出塵。貞介不群。神氣宏瞻。從法汰學習。深究內外。後東適山陰講諸經論。于時九州僧尼咸來習聽。時人號曰小一。師為九州都維那。

真表蝦蟆 檀特獮猴

真表。家在金山。世為游獵。一日逐獸之餘息于田野間。折條柳貫蝦蟆成串置于水中。擬作食調。復入山逐獸。忘其所貫蝦蟆。至明年春獵次。聞蝦蟆鳴。忽見去年所貫三十許蝦蟆猶活。表于時歎惋責身曰。苦哉。何為口腹令彼經年受苦。乃解貫放之。便發誓出家入山修道。以身撲地悔前罪。遂刲染為僧。感彌勒菩薩自身授于戒法。地藏菩薩親與策發。慈氏船授三衣道具等。

後魏檀特。身雖出家。而飲酒食肉宛同俗士。狂逸非常。凡言往事皆合人情。周文聞之。降書詔特問事。于時齊神武來寇玉壁。特曰狗豈至龍門耶。果不至龍門而返。又侯景未叛時。特忽提一杖。杖頭刻作獮猴形。令面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俄而景叛尋復歸梁。時謂作獮猴乃景之兆。

智潤博瞻 曇影風流

智潤。在于襄陽講演。大有聲望。而內外深窮。詞辨宏逸。時人皆稱曰潤法師。博瞻之莫有加之矣。

曇影。神氣爽雋。形貌奇特。於諸教乘解義第一。為秦主姚興禮重。興見影超拔群士。每謂羅什曰。影法師真為此國風流標表之道人矣。

僧朗知盜 法通被囚

晉僧朗。游方學道。備曉佛乘。兼宗儒典。後與伴共行至于中途。忽告于伴侶曰。公等寺中衣鉢。必有盜者將去。同侶不信。共歸寺尋覓。果如其言。

法通。龍泉石樓人。在家之日獨懷異操。唯信釋教。一日忽為二男并二女及妻俱刲髮。勉之入道。便往山寺棲息。然後自剗頭為僧。人問其故。答曰。我捨枷口鎖。志欲大法興揚爾。後行至本邑。邑長問之。答曰。山客。邑長怒乃囚於獄。不許游方。通便絕粒。繞獄行道。至夜聞野狐滿邑號叫。人皆不安。邑長怪之曰。獄中必異僧爾。乃放之。通曰。行道正得佛味。如何見放。須臾狐鳴便止。邑人乃安也。(捨枷下一字蠹滅。未知何等字。見文勢。或脫字歟)。

(馬)

道生領徒 慧遠結社

竺道生。初入廬山。幽栖十年以求其志。鑽尋經論深究義理。於是名滿天下。宋太祖文帝深加禮重。後領徒千餘人來于吳之虎丘山講授教典。或說曰。生講之次。其山有怪石。聽生之講亦點頭焉。世雖謂生公虎丘點頭之石。而傳文未見爾。

慧遠。幼學經書。神氣雋朗。及年十三游方學業。內窮三藏外達九經。兼善莊老。與弟慧持皆師安公。後止廬山。時四海名士臻山門。時有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畢穎之。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凡一百二十三人。並棄榮尚寂依止遠公。投習內外。仍於龍泉寺彌陀堂前栽白蓮結淨社。劉遺民等皆著銘記記其事跡。從晉迄今。天下咸傳遠公蓮社。

主公向驢 永師指馬

慧主。六歲受具。大悟教典。偏持戒律。住始州香林寺。武德之初。陵陽公來臨益州。公少信。心將百餘駄物行至香林。命於寺內佛殿僧堂講堂安置驢駄等物。無敢違者。主見斯穢雜。即入房中歎惋。乃取錫杖三衣誓曰。死活今日。唯憑戒神之力以去之。尋舉錫向諸驢。驢忽然一時倒臥如死。主以兩手各擎一駄擲于空中。公見斯之異。乃悔歸信。(空中。傳文作坑中)

慧永。息于廬山。親依慧遠。深窮律藏。兼達外書。一日出邑至晚還山。至烏橋。有一營主醉騎惡馬當道遮永。不許永過。日既將夕。永以錫杖指馬。馬走。營主擲地。永捧慰還營。營主至明日來寺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使然。恐戒神所為爾。

僧達口餚(達下臺滅。疑却字歟)

世瑜受菓

僧達。游學諸方。習禪傳法。齒長過寸。奇相莫同。為魏孝文禮重。後居林慮華黃嶺。時有山神頻來聽法。忽一夜有推戶者而入曰。山神妻。白日無暇禮拜禪師。今故來參禮。兼奉獻米餚一筐。願為禮佛之時呼弟子名目。達曰。餚可將還。況山僧不食。當為禮佛一拜兼唱。山神妻遂禮拜辭去。

世瑜。身長八尺五寸。形貌奇特。居于益州響應山學習經論。忽一夜夢四龍飛入心眼。既覺而大悟佛旨。常在山絕粒修行。唯四獮猴二時採山菓來供。瑜長受之。(八尺五寸。傳作八尺三寸)

法曠去妖 慧安防禍

竺法曠。以內外之學受謝安知重。曠常居山林。安往禮觀。居處儉僻。車馬不通。安陵峰步往。晉簡文作相。聞曠道行。遣堂邑大守等請入京供養。時有妖星累現。晉帝請曠齋懺以禳之。曠曰。陛下可修盛德。貧道當竭志誠。遂入懺踰日。有司奏曰。妖星已滅矣。

慧安。游于京兆。見相國休璟有功邊上。貴盛無比。安往謁之焉。謂璟曰。相公美則美矣。奈不數月間將有大禍。雖然。早可防擬。璟知安之道德。知其兆。拜而告

安與去禳之。安曰。可求二大犬。身高數尺。有痏惡者。既得犬已。安復來曰。事在今夕。夜與環同坐。安命十人執弧操矢立于座側。至夜深笑曰。相公之禍已免矣。及旦。呼環同至園中。見一賊持刀劍已卒。血流其頸。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吠一賊。亦持大刀。見環叫曰。某與彼等俱怨相國。故來欲害。彼蹲守。進不可得。環大驚謂安曰。非吾師先知。不然死於二夫之手也。

(陽)

道光義虎 恭明智囊

道光。在于江東窮研經論。義理縱橫時皆知重。故東南目之為義虎。

支謙。字恭明。月支人也。來游漢地。大揚教法。博達經書。為人細長黑質。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時人也。

靈坦心印 玄暢目光

靈坦。七歲誦通書史。兼解文章。應童子舉中第。及至年長官高。捨榮入道勸習禪法。行化于時。後因適維揚行至六合道中。忽歎大法陵夷生不遇佛。須臾聞空中有聲曰。開心地即見菩薩如妙文殊之形狀。令坦舉項。以掌按之。尋觀四指赤痕。其印常現。坦曰必是大聖授我心印也。

玄暢。少時在俗。舉家被胡虜所滅。將欲害暢。虜帥見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射。非凡童也。遂獲免。後乃出家。廣通內外。往於涼州遇虜虜。除滅佛法。盡害僧人。唯暢得走發。自岱郡山谷路跨大行南轉孟津。唯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將及。以葱葉安鼻孔中入渡孟津免。宋文帝知暢道行。徵之。位以太子大師。免而不受也。(虜帥之帥。音衰。將也。若音率。是所領兵也。岱郡。當作代郡)

道傑頭大 溫行眉長

道傑。姓楊。漢大尉震之後。形貌偉清。應對有方。兼大通經論博學文辭。白醜而頭大。故并州謂曰。大頭傑。難人殺。然其深義。一徵一責能令流汗。

溫行。齊國僧也。行化於牟州拒神山。卒後人異其居處。號行公堆。行眉長一尺餘。垂散於面。若欲視物。以手攢。

祇難異術 曇鸞仙方

維祇難。世奉異術。事火為業。時有沙門到。寄一宿。難不許。沙門乃坐門外露地而宿。密加神呪。所事之火歛然變滅。舉家迎歸悔過。方信釋氏之法靈應。乃投沙門出家。入漢境。廣譯經律。

曇鸞。住在五臺。因感心氣疾。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欲求仙方以益壽。果尅既已。方崇佛法。不亦善乎。乃往江南陶隱居處求其仙方。果見隱居。授與鸞仙方十卷。以為添壽之術。鸞將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往啟曰。佛法中有此長生不死之法。勝此土仙方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

生不死之門。縱益年光。輪迴不絕。即以觀經授鸞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鸞乃焚仙方十卷。因而大悟佛乘。于時魏都解義之僧鸞為第一。魏主重之。號神鸞。(傳云曇鸞。亦作鸞。字無定也)。

岑公養鼠 道判放羊

岑闍梨者。特具戒律。兼誦通經文五百餘卷。俗士呼之也。居於傘蓋山。衣帛乞食為常。餘之饌。飼房中鼠。鼠數百來。顯皆馴熟。親依於岑。鼠有他之鬪噉者。岑即責之而改。鼠有疾病者。岑即以手摩之而愈。

道判。博達儒釋。顯舉當時。以齊乾明元年結侶二十餘人發趾鄴都。將入西方。周武勅給國書并資行調達。于突厥國。又請國書。至西可寒國。彼不識沙門。將加禍害。增人衛守不給糧食。但令餓死。時有周使在彼諫可寒曰。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興其教。可寒乃信重。日給羊四口以充判等常食。判乃引出。因地放之。雖至飢餓之甚。日唯自採野艸及菜食之。

寶瓊龍瑞 慧哲象王

寶瓊。受具已來。甚彰殊跡。講說縱橫義理洞達。梁高祖請於京都禮供。後於建安寺訓授學徒。一旦老少相喧。競曰建安精舍白龍出現。盡奔走到寺。唯見瓊在座講說。臣寮士庶咸曰。建安龍瑞飛騰。瓊法師道行所感也歟。乃號為白瓊法師。(龍瑞上。一有之字)

慧哲。習學眾經。精究奧義。振名天下。天下仰之。又行步庠序。瞻視不眄。似象王之儀形。世共目之為象王哲。

(沃)

明瞻直身 曙顯翹足

明瞻。少有異操。內外俱通。時隋大業初。帝南郊畢還京。時有濫僧。帝怒召令釋李二門致拜。瞻聞而往諫。帝大怒。李門便辭。帝欲以刑憲及瞻。竟直身而對。帝知是瞿曇之教深嚴。明瞻之志高直。尋便罷勅。

曇顯。初游鄴中。棲處無定。凡有法席。必陟講座以說經。齊文宣嗣位。釋李競其優劣。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帝遂勅沙門道士對校法術。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飛騰橫豎。道士自伐神力如是。言白。沙門現一我當現二。帝令上統法師與修靜角試。上統曰。方術不足試之。亦令最末位一僧上座論義。顯居末位。酒醉酣盛。扶移上座。眾皆笑之。顯語李宗曰。向者所誇現術一之與二。深有其旨。即於座上翹一足而立曰。吾已現一矣。卿當現二。各無言對。顯曰。向呪諸衣鉢飛舉。試卿術爾。命取稠禪師衣鉢與之。呪皆無移動。勅十人舉之亦不起。加之軍士移之。愈是定。

(屋)

法蘭辨灰 慧要刻木

法蘭。同摩騰來于此土。初漢武帝穿昆明池。至地底得黑灰。至明帝遂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沙門。後果蘭至。漢追以問之。蘭曰。世界終盡時。劫火洞燒。皆為煨燼。此灰是也。(至明帝三字。衍文也。沙門本傳作胡人為正。今文寫誤歟)

慧要。即遠公之弟子也。居於廬。亦明內外。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刻木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影無差。又刻木作鵝。飛數百步焉。(鵝。傳中作鳶字)

靈藏布衣 法雲錦服

靈藏。入道之後深律藏。大有節操。與隋高祖為布衣知友。高祖復致師事之禮。開皇初。當其亢旱。帝引人民至洛州祈請。帝與藏同行。見民歸向於藏極多。告曰。弟子俗人天子。律師為道人天子。(同行下。一有帝字)

法雲。即萬迴之號。勅為法雲公也。幼便愚癡。東西狂走。隣里笑之。因自呼為萬迴。自爾成名。年十歲。見兄戍遼陽久無消息。父母憂之。為設齋禱祈。迴忽白母曰。兄極易知爾。奚用憂之。因僧齋時。迴別母出門徑去。際晚方迴。執兄書信與母。問迴所由並無所對。從虢州闕鄉去遼陽。來去一萬餘里。其兄他日歸。備言其日與言語。取餅共食而去。父母大驚奇異。人知乃求為僧。勅賜錦繡衣服。官人供持焉。(見兄猶言見在兄者也。或見字是其字寫誤歟。自爾。傳作因爾)。

慧約青牛 曇弘金鹿

慧約。少有節操。經論博達。解義稱最。齊周顥。沈約。褚淵。王儉等皆知重之。結為道友。後終。天子臨喪。諸侯大來。欲葬之夕。以所乘青牛駕函以牽之。其青牛忽鳴吼。下淚如雨。鞭之不行。至明日。其牛復來葬所。悲鳴下淚。須臾有一雙白鶴下繞墳鳴唳。

曇弘。精專律部。多居山林。後於黃龍山積薪自焚。山下人民將救。已見半身焦爛。有頃復燒身。道俗咸見弘身皆金色。乘一金鹿西走。

諦親書鎮 倫母神幡

支曇諦。本康居人。漢靈帝時移止中國。諦父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一僧呼黃氏。乃與一麈尾并鐵書鎮二牧。睡覺。兩物俱存。因有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物示之。諦曰昔秦王贈兒。母曰汝置何處。答曰不憶。至十歲出家。自悟佛教。隨母之關中。見僧[契-大+石]道人。忽喚[契-大+石]名。[契-大+石]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和尚是諦沙彌。諦為僧眾採菜。被野猪傷。[契-大+石]初不憶之。乃詣諦父母處問。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契-大+石]乃泣曰。即先師弘覺大師也。師為姚萇講法華經。[契-大+石]為都講。萇贈師二物。今此是也。師捨命之時。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漢靈下。一無帝字。又此是舉其先祖事也)

僧倫。姓呂。衛州人。父詢。為穆陵太守。未孕之時。二親坐。忽有胡僧秀眉皓首。二侍持幡在其左右曰。願為母子。未審如何。忽然不見。因爾有娠。及至四月八日四更時生倫。還有二幡翊其左右。兼滿室異香。生訖不見。及年五歲。與父至雲門寺見僧賢統師。珉禪師。便求出家。二師問之。具述殊異之相。二師歎曰。此兒真可度。

(刪)

智炫出國 童壽入關

智炫。少時出家。學習經教。會周武滅于佛教。炫乃抗對非常。欲重興盛。帝怒。逼以婚姻。炫與諸僧徒執志無改。仍詔炫共治國政。走出國城。欲赴齊都。時因齊之境皆被檜布棘。莫之能通。齊有富姥。姓張。見炫高奇。鋪氈三十里。令炫踏過至齊。重興大教。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家世國相。父鳩摩羅炎。後亦出家。母即龜茲王妹。什在母胎時。母忽慧解倍常。及什生後還忘前言。什年九歲。大有機辨。佛教自明。王甚禮重。於是名振東土。時苻堅聞之曰。朕聞龜茲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朕甚思之。此大賢哲之僧乃國之寶也。遂率兵七萬西伐龜茲。獲於羅什。堅與大臣迎入關中。大揚教法。(堅與大臣。當作後秦姚興也)。

無竭過嶺 法和登山

曇無竭。此云法勇。初與曇朗寺二十五人跡離此土。遠適西天。過於葱嶺。冰雪涼冽。瘴氣昏黑。下有大江水急如箭。復凍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為橋。十人到彼以舉煙為號。後又見煙如已前過。如不見煙即知黑風吹落江中。後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壁上皆有故杙。孔孔處處相對。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代。三日方過。賣石蜜為糧。同侶皆死於路。唯竭取經得還此土。

法和。與道安同學。後明佛理。因石虎之亂率眾入蜀。與安師過金輿谷相別。登其山極目而悲曰。此山高聳。游者甚多。一從此別。竟測何之。安曰。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不萌。斯可悲矣。(別竟。傳作化竟)

(寒)

諦乘荷葉 相渡波瀾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譯云真諦。本西竺人。來住南海岸。時有刺史歐陽穆公。深知重之。請住制旨寺。諦或居別墅。四絕水洲。穆公世子紇欲往禮觀。其洲波濤正起。未敢陵犯。諦乃鋪舒坐具於水。飄然而渡。達岸既已。其座具不濕。諦時欲過岸。唯乘荷葉。莫測其神。

無相者。不知何來。住涪州山寺。上流大江。波瀾長起。無船不可過其寺。相唯芭蕉葉置於水上。乃蹈而過。時或以鉢安水中。令人踏上。飄然達岸也。

(尾)

善伏誠神 慧嵬問鬼

善伏。一名等照。入道之後。於桑梓山修習禪觀。山神求伏受戒。伏誠山神令莫噉肉。巫者殺生祀神。神見形以杖打之。吾已於伏闇梨處受戒。誓不噉肉。巫者將死。神曰。愍汝愚癡。且放汝命。自後無噉。無後敢肉祭。(無後。疑當作無復)

慧嵬。以習禪為常。居止山谷。至夜有一無頭鬼來嵬靜室。嵬乃謂鬼曰。汝既無頭。無頭苦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嵬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臟之憂。一何樂。須臾作大黑形鬼來。大怖於嵬。嵬神色不動。侍者驚走。(須臾下。一有復字)

(紙)

曇籥四飛 法橋百里

支曇籥。少有妙聲。善唱導。常夢天神授其聲梵。覺莫有比之。其聲一發。空中清靡。四飛却轉。(空中。傳之文無此字)

帛法橋。中山人。幼好轉讀而乏聲梵。後絕粒懺禮求之。經七日七夜。忽覺喉內豁然。尋索水洗[口*敕]曰。有應感矣。遂發三唱導聲。其響徹百餘里。道俗盛聞。

慧受青龍 道洪白雉

慧受。習誦為務。常行達王坦之園。欲求立寺。後遂得立。每夕亦夢見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剝柱。受一日忽至新亭江尋覓。得一長木隨流而下。受曰必是青龍之應矣。遂牽上立剝。

道洪。事曇延為師。學通內外。志行清高。後於寶昌寺講涅槃經。時一白雉每來伏聽。馴狎隨人。忽終講次。

慧安古杖 僧群靈水(數軌切)

慧安。未詳何許人。止于廬山。學徒湊集。講說群經。安常卓一杖曰是西域僧施。其杖光色瑩徹。頗有異香。上有胡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羅什。捉杖而自隨。什大驚曰。此杖乃在此間耶。自譯出胡書。始知殊異。

僧群。居止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徑數十丈餘。水深數丈。傳曰是群仙之所宅。群曰。吾唯飲此水。永絕糧粒。晉安大守陶夔聞而索之。此水出山則臭。夔自來取飲。愈臭於前。夔歎曰。蓋凡夫與聖賢不同也。其盂水與一小澗相隔。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以免飢渴。忽有一折翔鴨舒翼當梁。群欲撥之取水。慮傷其鴨。因此不飲。七日而終也。(水深數丈。傳作木深六七尺。愈臭於前。作數日不得至)

(真)

漫提指客 處寂候賓

魏洛京勒那漫提。住永寧寺。大明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筭術玄妙。天情博綜。勅令修理其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識。常與提言笑。懷文輕之。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何所知。當角伎賭馬。提曰爾有耶。答曰筭術之能。時庭前有一橐極大。實皆繁。提仰視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懷文恠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標準。則天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茂有何形兆。計斯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承之。懷文要幾許成核。幾許瘞死無核斷約已。蠕蠕客腰間皮袋內出一物。穿五色線。線貫白珠。以約樹。或上或下周。良久向提撼頭笑。述其數目。乃令人採下。懷文一一自看校量。子數並不餘欠。因得馬而歸。

處寂。居天台山。宴坐四十餘年。時無相大師自新羅將來謁問於說禪師。寂預告眾僧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至。可洒掃堂室以候之。至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

慧韶撤被 法嚮裂巾

慧韶。棲息丹陽之田里。出家之後。長勤聽習。初受學於藏公。後復稟於綽公。于時講席學者既眾。闕其論本。制不許住。韶眾中獨吟。貧唯有一被。又屬嚴冬。便乃撤之。用充寫錄論文。忍寒速噤。方具聽習。聽乃曉文義。其苦學如是。

法嚮。形相奇特。幼便受具。聽習精專。貞觀初。有常州人往幽州見一女子。問海陵嚮法師健否。又問識耶。答曰不識。其以如烏絲布頭巾寄於嚮師。後人將至。嚮令弟子迎之。恰至門首相值。人以巾付嚮。嚮得巾執翫咨嗟。嚮破付弟子等。人得一片。有不得者。同二年。天下括義軍。私度不出者斬。聞此咸畏。得巾者並依還俗。不得者再令出家。眾皆悲之。果驗嚮之先兆。

圖澄洗腸 佛調現身

鄴中竺佛圖澄。誦經數百萬言。善解章義。入晉境游化。與朝中諸學士論義。其詞辯縱橫。無不降之。尋值帝京喪亂。乃潛形草野。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時沙門遇害者眾。澄乃杖錫軍門。欲化於石勒。勒召澄問曰。佛法有何靈驗。澄知勒不深大教。乃以近事為化。令取應器盛水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勒由此信重。後石虎立。亦以淺近之事化之。澄左乳傍有一孔。圍四寸。通徹腸。有時或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時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時至水邊引腸出洗。還內其中。後年一百九歲終。

竺佛調。事圖澄為師。常居山林。修行為務。終於山所。經數年後。調白衣弟子八人入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之上。衣服鮮潔。姿容悅暢。皆驚喜禮拜曰和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良久不見。八人乃苦發塚開棺看。不見屍。唯衣屨存焉。

玄高入魏 帛遠□□(二字[蠶-虫]滅。疑是死秦二字)

秦玄高。居河北林陽堂山。深窮教典。學徒千有餘人。時魏虜拓跋燾。據平城。燾聞高之名請入魏都。後燾害高而卒。舉國悲慟。高弟子玄暢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卒到。悲慟無已。因與同學泣請和尚再起。示與一言。須臾眼開。顏色如故。語諸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汝等不久復應如我爾。汝等死後。大法當興。言絕又卒。

帛遠。字法祖。少以儒學知名。長乃為僧。明解經論。兼善翻譯。後見干戈交爭。欲潛于秦隴。會張輔為秦州刺史鎮秦隴。與遠俱行。輔以遠名行顯。著欲令反服為之僚友。遠志固不移。由是結憾。欲便害之。行死于途。遠忽語諸道人及弟子曰。我數日當有對至。便辭別。分布經像及衣盂等訖。明晨詣輔處共語。輔令收之行鞭。忽然而卒。須臾隴上道俗聞而悲慟。率兵以伐於張輔。輔兵敗亦卒。孫綽道賢論中。以帛遠比於晉嵇康。(鎮下。一有于字)

(藥)

慧休吟雲 道林放鶴

慧休。姓湯氏。善於風雅。有名天下。故有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從古迄今皆稱揚休碧雲之句。梁昭明編入文選書。為江淹之詩。未可知也。

支遁。字道林。入山陰講演維摩經。于時許詢作都講。林通一義。眾咸謂詢不能解。詢設一難。眾咸謂林無以酬。其辯說問難終無以止。時剡山人有遺林馬者。受而養之。時或譏之。林曰。好其神駿爾。有遺林鶴者。林曰。汝是冲天之物也。寧為耳目之翫乎。遂開籠放之。

法相滑稽 僧淵言謔

法相。誦習為務。後渡江南山越城寺。游縱放蕩。或時裸袒干冒朝達。唯以言笑滑稽相謔。時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大鍾。相飲之。神色無易。因茲禮重。

康僧淵。來于長安。貌雜胡人。語變中國。時遇殷浩。浩問淵佛經深遠之理。僧淵却辨俗書性情之義。自畫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瑤瑤王茂弘以淵鼻高眼深之言戲之。淵復以言謔於王曰。貧道鼻高者。面之山。眼深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其急辯言謔如是。

崇慧登梯 通達入鑊

崇慧。少有大量。復振雄名。後掛錫章信寺。大歷初有道士史華上表乞與釋門角教法。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其上如磴道焉。釋崇慧乃於章信寺大樹刀梯。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為低小。以刀橫架鋒刃若霜雪之色。慧跣足登陟坦若平道。復蹈烈火作探油湯。口餐鐵葉。史華掩袂而退。

通達。幼曉教。其栖止無定。乃入大白山不食。飢則食艸而息依樹端坐。後有大將軍薛萬均聞而異之。迎歸私第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後索食欲食。苦求方得。從行亦僻。欲求入內夜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損。血污不淨。可作湯洗却。待湧沸便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怪之。猶索加火。遂合宅大驚。

琳佛鬚生 翼像淚落

慧琳。住建明寺。寺有塑佛一體。琳嘗供養。日日唯勤禮拜茲佛。忽一日見佛生三十莖鬚。琳乃召寺僧問。盡歎靈感。

曇翼。學通三藏。為世推稱。後遊經蜀。郡刺史毛據依重之。忽獲得阿育王瑞像一軀。日夕供養其像。每遇饑荒之時。輒見淚落如雨。似哭泣之狀。

(支)

東興尚廣 西化可知

操曰。教法東興後漢以來。迄今幾于二千載。其有人隱跡林野。於高僧傳中尚不能廣錄。況佛西化天竺諸國。始於鹿野終至鶴林。聖賢讚助事繁廣。其可知也。今於東土高僧傳中。略採靈異之事。撰為蒙求。志欲勉誘後進童儒。繼聖賢之蹤者也。

釋氏蒙求(終)

大僧都釋 義空四擇 校訂